

從《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探討話本小説及白話文的 淵源

中里見，敬
山形大學教養部公共漢語教研室 | 山形大学教養部中国語研究室

<https://hdl.handle.net/2324/6462>

出版情報：山形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 13 (2), pp.39-61, 1995-01-31. 山形大学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從《六十家小說》版面特徵探討話本小說及白話文的淵源

中里見

敬

(公共漢語)

山形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 第13卷第2号別刷

平成7年1月

從《六十家小說》版面特徵探討話本小說及白話文的淵源

中里見 敬

(公共漢語)

0. 前 言

明代嘉靖年間杭州洪楨清平山堂出版的《六十家小說》原為六十篇，現存二十九篇（包括殘本）。其中十五篇為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不知集名，通稱《清平山堂話本》。馬廉在寧波發現的十二篇是《雨窗集》與《欵枕集》的一部分，現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最後兩篇是阿英發現的，現收藏於北京圖書館。

內閣文庫藏本由北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1929年影印出版。《雨窗集》、《欵枕集》也在1934年由馬廉平妖堂出版影印本。而阿英發現的兩篇却至今還沒有影印本，因此我們只能通過阿英和日本學者阿部泰記的報告⁽¹⁾間接地窺見其大體情況。

《六十家小說》是現存最古老的話本小說集。眾所周知，《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書都記錄了宋代城市說話之如何盛行，元初羅輝《醉翁談錄》還記錄了說話的具體演目，其中不少故事跟明代出版的話本小說有着相同的内容。關於這方面譚正璧曾做過詳細的考證⁽²⁾。

以往的研究沒有把故事内容的成立與小說文本的成立完全明確地區別開來，於是有人一發現宋代說話裡有某些和明代小說内容相同的故事，就很輕易斷定宋代也有同樣的話本。其實宋代的說話跟後代的話本小說有共同的故事題材這一事實，並不直接意味着宋代已有話本⁽³⁾。

我在《關於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說〉——〈寶文堂書目〉所錄話本小說新探》⁽⁴⁾一文裡，從目錄學的觀點否定了宋元話本的存在。如此一來又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沒有宋元話本，那麼《六十家小說》是如何出現的？以往的研究從沒有懷疑過宋元話本的存在，對這一問題也就常常有所忽視。我認為探討《六十家小說》文本的成立對研究話本小說及白話文體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將通過《六十家小說》版面上的特徵來探討其成立過程及話本小說和白話文的淵源等問題。

1. 《寶文堂書目》著錄的話本小說並不是宋元舊本

如前所述，我在《關於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說〉——〈寶文堂書目〉所錄話本小說新探》一文中，從目錄學的觀點探討了《六十家小說》的成立。為本文論述方便，在此將主要内容整理如

下。

（1）《寶文堂書目》的著錄包括不少洪楙清平山堂刻本。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清平山堂出版的書籍中，見於《寶文堂書目》的就有如下之多（除《六十家小說》的篇目）。其中注明“杭刻”者為清平山堂刻本的可能性極大。

卷上	史	路史 ⁽⁵⁾
卷上	詩詞	唐詩紀事（杭刻） ⁽⁶⁾
卷中	類書	夷堅志（杭刻） ⁽⁷⁾
卷中	子雜	霞外雜俎 ⁽⁸⁾
卷中	子雜	隨航集（十種） ⁽⁹⁾
卷下	醫書	壽親養老書 ⁽¹⁰⁾
卷下	藝譜	繪事指蒙 ⁽¹¹⁾
卷下	佛藏	神光經 ⁽¹²⁾

（2）《寶文堂書目》所錄的話本小說基本上與《六十家小說》的篇目一致。具體情況，請參閱拙稿第105、106頁表。

（3）參看（1）、（2）的《寶文堂書目》著錄情況，我們可以斷定，《寶文堂書目》的著者晁瑛很可能把清平山堂刊刻的書籍——包括《六十家小說》——收藏並記錄下來。由此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以往的《寶文堂書目》著錄了宋元話本這樣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4）既然《寶文堂書目》著錄了《六十家小說》的篇目，那我們可根據它的著錄恢復《六十家小說》已佚的部分。通過考察發現，《六十家小說》除了現存的二十九篇以外，還有已佚部分的十七篇可在《寶文堂書目》中找到其篇目。詳細情況請參閱拙稿110~112頁表。

以上內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從目錄學的觀點證明了馬廉和黃永年的如下看法：

- 我曾經大略的考證了一下，覺得與洪氏同時的開州藏書家晁瑛寶文堂分類書目子雜類著錄的許多話本也許就是收羅的洪氏刻本。⁽¹³⁾
- 保存至今的洪楙《清平山堂話本》共二十九篇，見於晁瑛《寶文堂書目》子雜類的有二十一篇⁽¹⁴⁾，如晁瑛所藏是洪楙以前的舊刻，篇目不可能與洪楙所刻如此基本一致，故推斷晁瑛所藏著錄的小說話本包括《紅白蜘蛛記》在內，即是當時洪楙等人所新刻。⁽¹⁵⁾

2. 《六十家小說》版面特徵

只因故事內容的一致，便把明代出版的《六十家小說》、《三言》等直接看成是宋代話本的這一說法，我已在第一節通過目錄學研究得到了否定的結論。那麼，《六十家小說》又是如何成立的呢？是洪楙等人刊刻時第一次撰寫的文本，還是他根據先行的某種刊本或抄本出版的，在此我將通過考察《六十家小說》版面特徵探討這一問題。

2.1. 開頭版面、行款、版心等

日本書誌學者長澤規矩也在日本內閣文庫裡發現清平山堂刊十五種話本小說時，對其版式進行了調查，說：

○此話本集確實是洪楨所刻。雖版式有大小之分，但字體與嘉靖時（至萬曆初年）的字體特徵比較相似，並且內閣文庫所藏十五篇當中的十一篇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十二篇當中的八篇，都在版心的上邊有“清平山堂”四字。（中略）此集為洪氏刊本無疑。⁽¹⁶⁾

這一發言距今已有六十多個年頭了。當時長澤規矩也寫文章的主要目的只是為了論證這部小說集是洪楨清平山堂出版的，在其它方面沒有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將《六十家小說》的版面特點——包括長澤規矩也已經指出的事實——在目前的研究狀況中重新考察一番。

《六十家小說》每個作品的開頭的標準版面幾乎都一樣。舉一個例子：（□為空格）

張子房慕道記

□□入話

□□□夢中富貴夢中貧□□夢裡歡娛夢裡嗔

□□□鬧熱一場無个事□□誰人不是夢中人

話說漢朝年間高祖登基駕坐長安大國忽一日設朝聚

集文武兩班九卿四相……

第一行記篇目，第二行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空格，接着刻“入話”兩字，第三、四行隔三個空格刻詩詞，然後纔開始小說內容的敘述。這是見於《六十家小說》的相同形式。我對開頭完整的二十四篇進行了調查（《羊角哀鬼戰荊軻》、《死生交范張鷄黍》、《馮唐直諫漢文帝》三篇，開頭部分已散失，不包括在內），結果發現如下四篇的體例和其他二十篇有着明顯的不同。

《西湖三塔記》

《風月瑞仙亭》

《洛陽三怪記》

《風月相思》

《洛陽三怪記》沒有“入話”兩字，其它三篇，篇目下面不另行就有“入話”二字，二者均不符合標準的開頭版面。這四篇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版心上沒有刻“清平山堂”四字。《風月瑞仙亭》及《洛陽三怪記》兩篇的版心上還有單白魚尾，這是和沒有魚尾的其它二十五篇（包括開頭不完整的三篇）相區別的非常明顯的版面特點。

《六十家小說》的標準行款是11行21字或11行22字，可以說有比較統一的版式。而《風月瑞仙亭》、《洛陽三怪記》這兩篇却是10行24字，和標準版式有明顯的差別⁽¹⁷⁾。此外《洛陽三怪記》有好多補刻的痕迹⁽¹⁸⁾，且書板磨損嚴重，尤其是第五葉和第九葉裂痕很大。

一般來說，《六十家小說》裡出現詩詞、駢文、兩句留文時，常改行並留下幾個空格，與白話敘述部分區別離字。但《洛陽三怪記》，如“分開八片頂陽骨”留文（3葉b面），“傍村酒店

幾多年”詩（4葉a面），“綠雲堆鬢”駢文（5葉a面）等却不符合這一形式。

從上述版面特徵來看，《西湖三塔記》、《風月瑞仙亭》、《洛陽三怪記》、《風月相思》四篇的書板跟其它作品來歷不同，尤其是《風月瑞仙亭》和《洛陽三怪記》，從魚尾和行款來看，不會是清平山堂開雕的書版版式。同時，《洛陽三怪記》的破損情況還說明《洛陽三怪記》很可能是直接利用舊本的書板所印。

另外，我發現在一字的字格上用雙行小字刻兩字的例子集中在《洛陽三怪記》。這種拙劣的處理方式在其它篇目裡很少見到⁽¹⁹⁾。這一事實為我上述推測提供了有力的傍證。

鄭振鐸、胡士瑩等人曾說《六十家小說》之所以沒有統一的版式，是因為它是由原來的單篇滙合成一個總集的⁽²⁰⁾。我認為他們的說法不太正確。《六十家小說》基本上有共同的版式，之所以其中幾篇脫離標準版式，只是因為這幾篇的來歷不一樣而已。

2.2. 墨 丁

《六十家小說》現存二十九篇，其中阿英發現的兩篇還沒有影印本。我對其餘有影印本的二十七篇進行了墨丁情況的調查。沒有墨丁（或空白）的只有如下幾篇：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簡帖和尚》

《藍橋記》

《洛陽三怪記》

《風月相思》

《張子房慕道記》

《曹伯明錯勘贓記》

《羊角哀鬼戰荊軻》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

《李元吳江救朱蛇》

《羊角哀鬼戰荊軻》是現存僅三葉的殘本，《李元吳江救朱蛇》也在結尾部分缺了一葉。因此二十七篇中只有八篇完全可以確認沒有墨丁。

爲什麼有墨丁的篇數竟達十七篇之多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刻工挖補時還沒有重雕就印書的可能性外，我們還能考慮原本的存在。即刊刻《六十家小說》時，原本上印字不清的地方，只好作爲墨丁留下來。像《老馮唐直諫漢文帝》就有二十多個墨丁集中在一篇上，因爲它是根據破損嚴重的原本重刻的，如此一來，很多認不出的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只好成爲墨丁了。

研究《六十家小說》的墨丁情況時，金文京的《元刊雜劇三十種》研究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元刊雜劇三十種》裡有用“人”字或“一”字代替其它字的現象，並解釋說：

○我認爲對這“人”字“一”字的最合理的解釋是太田先生的第一個看法，即刻字時因字迹

不清，只好用這兩字來代替。如上所述，這部元刊本似乎包括不少覆刻本，特別是像“老生兒”這樣的篇章，字體十分幼稚，其為覆刻本的可能性極大。覆刻時，把不清楚的字迹用“人”或“一”等字來代替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如太田所說，“人”、“一”兩字經常出現在緊靠版框，即書版最容易磨損的地方，這一事實也給上述推測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一般來說，之所以作覆刻版多是因為以前的書板已磨損得不堪再使用。尤其是坊刻俗本的時候，利用的寫樣很可能是印字不清的後印本，因此有很多字迹模糊難辨也是能夠理解的。翻刻時遇到字迹不清的地方，最常採用的方法就是留下墨丁，其實《遇上皇》、《趙氏孤兒》、《汗衫記》、《竹葉舟》等少數作品就用了墨丁。但用“人”、“一”兩字的作品裡沒有出現墨丁。⁽²¹⁾

作為元雜劇的文本，流傳至今的元刻本只有《元刻雜劇三十種》，而且如以上引用文所說，《元刻雜劇三十種》不是原本，而是覆刻本。

話本小說集中最早的《六十家小說》也留下很多墨丁這一事實，意味着《六十家小說》和《元刊雜劇三十種》一樣，是根據印字不清的原本覆刻或重刻的。究竟是根據什麼樣的原本重刻而成的，因無文獻材料可證明，很難定論。有關話本小說的起源問題，《六十家小說》以前的情況幾乎處於沒有文字材料可考的黑暗裡。

3. 話本是否是說話人的底本？

上一節我通過《六十家小說》的版面特徵探討了其文本的來源。在此我將從近人與明人對話本的認識，“話本”的詞義，話本的出版形態這三個角度，商榷話本是否是說話人的底本這一問題。

3.1. 近人與明人對話本的認識

以往的研究大都是站在假定宋代有話本這一立場上進行的。魯迅也曾說：

○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憑依，是為“話本”。⁽²²⁾

魯迅這句話就是肯定宋代有話本這一假定的典型代表，而且影響很大。

魯迅以後的學者幾乎都承認“話本”是說話底本，如鄭振鐸說：

○這些說話人，各有其“話本”——大概便是他們說書的底本——。⁽²³⁾

胡士瑩說的更為具體：

○話本是說話人敷演故事的底本，它是作為說話人自己揣摩復習備忘之用的，也作為師徒間傳習或子孫世代相守從事說話這一行業之用的。在宋代，說話這種民間技藝相當盛行，同時也產出了相當多的話本。⁽²⁴⁾

因為所謂說話人的話本並沒有流傳下來，所以目前學術界動輒將現存最早的話本總集《六十

家小說》作為保留宋元話本原貌的資料來加以重視⁽²⁵⁾。甚至有人認為洪楸《六十家小說》是把晁堧《寶文堂書目》所著錄的宋元原本翻刻或重刻的⁽²⁶⁾。但據我們第一節的整理《寶文堂書目》裡著錄的基本上都是以《六十家小說》為主的明代小說，所以宋代有話本或《六十家小說》是根據宋元原本重刻而成的說法，沒有文獻上的依據。

其實，把宋代說話看成話本小說的起源，並不是近代學者的獨創，這在明代已相當普遍。下面引用的是明末馮夢龍編《古今小說》的序文。

○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閩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²⁷⁾

類似的記載還見於《今古奇觀》序文中。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²⁸⁾

明人把話本小說溯源到宋朝宮廷，近人又把話本小說還原到宋代民間的說話，兩者稍有不同，但在把明代小說跟宋代說話藝術結合起來這一點，看法是一致的。然而，明人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記載與上述觀點不同，它將這兩者區別看待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²⁹⁾

這裡郎瑛所提的“小說”是宋代說話中的一個門類⁽³⁰⁾。他明確指出“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並不跟宋代說話的“小說”一樣，而是“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他說的“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可能指的是顧元慶編的《顧氏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顧元慶，長洲（今蘇州）人，嘉靖44年七十九歲卒，跟郎瑛是同時代人⁽³¹⁾。《顧氏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所收的是文人撰寫的文言筆記或小品，與《六十家小說》等話本小說有所不同。但郎瑛將宋代說話藝術和明代小說區別開來的觀點，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很可惜郎瑛在是否把話本小說跟宋代說話區別看待這一點沒有留下具體的發言。

3.2. “話本”的詞義

日本學者增田涉曾經分析當時“話本”一詞的用法，指出“話本”並不是指說話人的底本或某種本子，而是“故事”的意思。

○對我來說，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話本”這一詞的本身。從字面看，“話本”很容易解釋成“說話的本子”或“說話人的本子”，且很少有人對這一解釋表示懷疑。但我從各種文獻搜

集了此詞的用法並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話本”是“故事”的意思，而沒有用來做“說話人的底本”的例子。⁽³²⁾

胡士瑩在論證“話本”詞義的過程中承認“也有用‘話本’時可以兼作伎藝性的故事解的”，並指出把“話本”與“話柄”混淆的例子⁽³³⁾。他雖然堅持話本等於說話的底本之說，其論證却有意無意地為增田涉的看法提供了某種依據。最近中國學者也有持同樣意見者：

- 有的學者曾認為，話本是說話人或說話藝術的底本。其實，“話本”二字就是“故事”的意思。迄今為止，在現存的話本中，並沒有發現確鑿證據可以表明它們是說話人或說話藝術的“底本”。⁽³⁴⁾

3.3. 話本的出版形態

白話文體的話本直到元末纔開始出版，但文言文體的話本早就有元初羅輝的《醉翁談錄》。《醉翁談錄》收錄很多故事梗概，因此一直被認為是“話本”的一種。金文京曾對此看法表示反對說：

- 從上面所說的內容來看，以往的研究一直認為《醉翁談錄》是說話人的底本。然而《醉翁談錄》不是抄本而是刊本，儘管它原來是說話人的底本，但還是應該將它理解為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一種讀物。⁽³⁵⁾

《綠窗新話》的故事梗概也是採用的文言文體，與《醉翁談錄》有相似的性質，只是《綠窗新話》的傳本是抄本。周楞伽認為《綠窗新話》也不是說話人的參考書，而是作為某種讀物來編寫的。他說：

- 本書節引這許多故事情節，究竟作何用途？一般推測，認為編者可能是南宋的書會才人，他節引這些故事，是編成提綱，供說話人數演講述之用。此說雖有些道理，但恐難以成立，因為如果是供說話人數演講述，故事情節應該愈完整愈好，（中略）像本書這樣刪節得僅剩故事大要，或者存頭去尾，或者略去中間一段，怎麼能據以敷演講述呢？（中略）既不是為說話人提供演述資料，那麼編者的目的就是想印成書供人看了。這倒是很有幾分可能，因為本書有好多條在節引故事以後加以評語，這對於說話人是根本不需要的，只有供人閱讀方纔適用。⁽³⁶⁾

總之，周楞伽認為，簡短的故事梗概和故事後面的評語，對說話人來說並不必要。

如上所述，從大量發售的刊本特點來看，所謂話本不像是說話人的底本，而是供人閱讀的讀物。以此類推，有關白話文的話本也可得出同樣的結論。《全相平話五種》、《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三藏取經記》、《新編紅白蜘蛛小說》等元刊本都是以刊本形態出版的，這意味着它們是讀物而不是說話人的底本。如果上述幾部小說是說話人的底本，那完全可用抄本或口頭傳授的形式。眾所周知，《全相平話五種》採用的是上圖下文的版面，採用這種圖文並茂的形式，目的就是為了讓讀者在閱讀文章的同時又可欣賞到畫面。這種版式已完全離開了說話人，

獨立而成一種書面讀物。

敦煌變文之所以為抄本，是因為它保留了講唱場面的實用性，而明代所刊的小說之所以為刊本，是因為它已離開講唱文藝而變成書面文學了。元雜劇劇本也是一樣，是由逐漸脫離實用性進而發展成供人閱讀的讀物的（有關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節詳細敘述）。話本小說經歷了跟元雜劇同樣的演變過程，元末開始刊刻，其後文體、形式等逐漸得到加工、完善，直到明嘉靖以後纔出現《六十家小說》等小說出版之盛行。

以下我將通過元雜劇的出版歷史對白話文的成立過程加以考察。

4. 元雜劇劇本上的“白”

據小松謙《內府系諸本考》⁽³⁷⁾一文的研究，元雜劇的版本可分成下面四種：元刊本，周憲王本系，內府本系，元曲選本系。元刊本現存僅三十種，其文本來源不明。金文京推測《元刊雜劇三十種》是“將原來大概元統、至元間初次刊刻，此後三、四十年經過幾次部分覆刻、補刻的本子匯集起來的”⁽³⁸⁾。周憲王本是明周憲王（朱有燉）自己撰寫校訂後，於宣德、正統年間刊刻的。內府本是宮廷演出時所用的劇本。《元曲選》是明末文人臧懋循大幅度加工改寫的，刊行於萬曆四十三，四十四年。

我們且看這四個不同種類的元雜劇本是如何寫“白”的。關於元刊本，小松謙指出：“白和科是非常簡單的，有的甚至根本沒有”⁽³⁹⁾。金文京也曾指出說：元刊本有這樣一個明顯的傾向，即經常省略主人公（可以唱的正末或正旦）以外的科白。金文京從而得出以下結論：元刊本原來是以正末或正旦練習時使用的劇本為主，將各種角色的個別劇本（叫做“掌記”）拼湊起來印刷後，提供給觀眾的⁽⁴⁰⁾。

周憲王本雖然強調“全賓”，自稱記錄了所有角色的賓白，但科白還是比較簡單。到了供宮廷演出用的特殊的內府本，科白纔比周憲王本增加了許多。對此，小松謙推測說：內府本“不僅是御前演出用的底本”，“同時也是供演出前審查用的文本”。他還指出：“內府本的‘白’之所以比周憲王本及《雜劇十斷錦》多得多，主要是為了審查，所以將一般不會寫下來的即興插入台詞也都得寫上去”⁽⁴¹⁾。《元曲選》是根據內府本編的，所以科白很多，讀者也容易理解。

小松謙在指出以上這些事實後，接着說：

○我並不主張所有的“白”都是由演員編出來的，但也很難想像原作者創作時會寫出像現存內府本系諸本或元曲選本那麼多的“白”。原作者自己寫出的“白”最多也不過像周藩原刻本那樣，平常可能只是更簡單地填上幾句“白”而已，大多數的“白”是演員演出時，邊演邊即興插進去的，當然有時或許經過和作者商量。⁽⁴²⁾

元代出版的劇本，如上所述，除了極少的主人公的台詞以外，大部分是唱詞。因此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元曲選》上的台詞，決不是元代實際演戲時的台詞，而是後代文人添加上去的。對《元

刊雜劇三十種》的考察說明，元代的文本上並沒有記錄詳細的台詞，這一看法應該是比較妥當的。

我認為，元雜劇的這一現象與話本小說的文本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實際演戲或講唱藝術的場面使用的文本，只需要把唱詞記錄下來，“白”却可省略掉。但元雜劇和說話藝術一旦離開實際演出場面而變成供人閱讀的書面文學時，“白”便成了幫助讀者理解故事情節的重要手段，因而它也就不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的了。這樣纔出現了《元曲選》和話本小說等以非常洗練的白話文所表現的新的文學樣式。

之所以直到明末纔出現很多用白話文寫成的劇本及話本小說，除了上述從講唱藝術到書面文學的變化外，還有其它原因可以考慮。第一，元代還沒有完成白話文體，這是限制小說、戲曲作為書面文學成立的語言上的重要因素⁽⁴³⁾。白話文通過元明兩代對原始白話文的不斷改良，直到嘉靖、萬曆年間白話小說的表現形式漸漸固定時，纔發展成人們公認的書面語。換言之，白話文的洗練與白話小說形式的確立是相輔相成、相推相促的。第二，刊本這一媒介的普及也是嘉靖、萬曆年間的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小說出版及小說表現形式的變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⁴⁴⁾。

總之，把宋代說話直接用白話記錄下來就成為話本這種單純的看法，無論是從文獻上的證據來說，還是從白話文體的形成過程這一語言學角度來說，都是難以成立的。從宋代說話直到明代後期話本小說出版，小說的語言和表現形式的獲得走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我們不應忽視的一個問題。

5. 總 結

本文從把故事内容的成立與小說文本成立分別看待的觀點，通過分析《六十家小說》的版面特徵，探討了話本小說及白話文體的淵源問題。

第一節考證了《寶文堂書目》所錄的話本小說主要是明代小說，從目錄學方面否定了宋元話本的存在。第二節通過對《六十家小說》版面的考察，我闡明了《六十家小說》包括來歷不同的版本，並指出《六十家小說》是根據某種原本重刻的這種可能性。

鄭振鐸1936年對小說研究的方法曾說：

○研究中國小說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討與“內容”的考索。但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必須先打定了一種基礎；那便是關於小說本身的種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不明白這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對於小說之“史”的及內容的探討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與不正確的。（中略）故研究其故事的來源和變遷，也和“版本”“目錄”之研究，有了同樣的重要性。⁽⁴⁵⁾

正如鄭振鐸說，近五十年的研究在版本與故事變遷方面成就很大。但我認為版本研究不僅是為“史”及“內容”探討服務的，它同時也為探討小說的形式及白話文的形成過程提供最為確切的線索。為闡明中國白話小說如何形成而發展這一問題，小說研究不應僅限於其內容，和講唱、戲曲等領域結合起來對其語言和表現形式進行深入的探討，是極有必要的。

附錄：《六十家小說》墨丁一覽表

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和馬廉平妖堂出版影印本距今已經過了六十多年，長久的歲月使我們很難有機會把它們放在身邊參考研究。為滿足學術界的需要，文學古籍刊行社於1955年和1987年出版了根據上述影印本重印的“重影印本”。遺憾的是這個重影印本竄改之處甚多，以至很難說是學術性的出版物了。對此，譚正璧曾在校點本的“校點凡例”中提到過：

○本書即據兩種原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影印本，有修改，不據）校點排印。⁽⁴⁶⁾

日本學者佐藤晴彥也發表過一篇富有諷刺意味的、題為《互相補救的〈清平山堂話本〉排印本及影印本》的文章，提醒學術界的注意⁽⁴⁷⁾。

《六十家小說》中的一篇《風月相思》第4葉第1行書版破損，字迹不清。現照抄如下：

○生不勝懊恨，仰觀其天，輕雲翳月，乍明乍▲，▲▲牽牛，黯淡莫辨。（▲為字迹不清）

此處文學古籍刊行社本竄改如下：

○生不勝懊恨，仰觀其天，輕雲翳月，乍明乍滅，織女牽牛，黯淡莫辨。（157頁1行）

譚正璧校點本也沿襲文學古籍刊行社本的竄改（84頁6行）。但《風月相思》這一篇後來由熊龍峯根據《六十家小說》重刻⁽⁴⁸⁾，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熊龍峯本對校。熊本此處作：

○生不勝懊恨，仰見輕雲翳月，乍明乍暗，織女牽牛，黯淡莫辨。（9葉a面7行）⁽⁴⁹⁾

再舉一個把原本字迹不清之處瞎改的例子：

○夫人與侍女數人，於後花▲▲風亭上，觀賞荷花。（原本5b.5）

○夫人與侍女數人，於後花園裡風亭上，觀賞荷花。（文學古籍本156.5）

譚正璧校點本，似乎利用《國色天香》卷八上層《相思記》⁽⁵⁰⁾校勘，作：

○夫人与侍女数人，于后花园迎風亭上，观赏荷花。（83.15）

此處熊龍峯本亦作：

○夫人與侍女數人，于後花園迎風亭上，观赏荷花。（8b.3）

故知譚正璧本為妥。

文學古籍刊行社本除了將墨丁和字迹不清處改成文字等改動外，還刪掉了版心，重畫了版框，未保留底本的原貌，其作法已達不能再叫“影印”的程度。但目前我們只能靠它進行研究。現將文學古籍刊行社本跟原影印本加以對照，把竄改的墨丁恢復原貌列舉如下，作為利用該書時的參考材料。

〔凡例〕

- 1 本表列舉《六十家小說》原影印本上的墨丁（或空白），不包括書版破損或印迹不清之處。
- 2 本表列舉以下三種本子。第一行為原影印本，即：
 - 《清平山堂話本》（北京：古今小品書籍刊行會，1929，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影印）

○《兩窗集欵枕集》（北京：平妖堂，1934，據天一閣舊藏馬廉發現本影印）

第二行是據上面兩部影印的重影印本，即：

○《清平山堂話本》（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87）

第三行爲校點排印本，即：

○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第一行按原影印本把墨丁前後文字照抄下來。標點符號爲筆者（中里見）所加。第二、三行只列出改動之處。校點本雖說“均直錄原文，不增損改易一字”（校點凡例二），但也有改動字體的，在此一並列出。

4 使用的符號：

■ 墨丁

□ 空白

8a. 7 第8葉a面第7行

西湖三塔記

8a. 7 只見香車葉□地起，

59. 7

29. 12 叶 （注20：原爲空白，疑作「似」字）

合同文字記

4a. 2 劉婆ヒ□云，

71. 2 問

36. 2 刘 婆問

4a. 3 □十五年前，

71. 3

36. 2 （注8：原爲空白，不詳何字）

風月瑞仙亭

5a. 6 賤妾當■。

85. 6 罇

43. 6 当 （注98：原文爲墨丁，當爲「罇」字）

以上內閣文庫藏本第一冊

快嘴李翠蓮記

9a. 10 且說張■進得房，

113. 10 狼

60. 15 (注20：原爲墨丁，當是「狼」字)

15b. 2 止望■家圖自在，

126. 2

66. 7 (注40：原爲墨丁，當是「回」字)

以上內閣文庫藏本第二冊

陰騭積善

2a. 11 昨夕乃是一■商。

195. 11 客

116. 10 (注31：原文爲墨丁，初拍作「巨」字)

3a. 8 再取京師路■。

197. 8 來

117. 10 師 (注59：原文爲墨丁，初拍作「上來」二字)

3a. 11 吊掛紙■。

197. 11

117. 12 挂 (注62：原文爲墨丁，上「紙」字疑「低」字之誤)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12a. 1 歸■中，

225. 1 寺

132. 12 归 (注103：原文爲墨丁，小說作「寺」)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2a. 1 講說佛■。

231. 1 經

138. 3 (注12：原文爲墨丁，小說作「教」)

勿頸駕鴛會

6b. 2 既■佳配，

258. 2 成

160. 11 (注54：原文爲墨丁，通言作「成」字)

楊温攔路虎傳

1b. 6 這楊官人自娶冷■氏之後，

272. 6

170. 4 这 后 (注4：原爲墨丁)

11a. 7 鋪中許■財物，不敢在此。

291. 7

179. 16 (注24：原爲墨丁，當是「多」字)

12a. 8 此人不是閑漢，■■真个了得。

293. 8

181. 1 眞 (注32：上二字原文爲墨丁，不悉當爲何字)

15a. 8 今却在這庄■側北侃舊庄細腰虎楊達處。

299. 8

184. 6 这 旧 达处 (注41：原文爲墨丁)

16a. 11 上邊■立一件大ヒ功勞，

301. 11

185. 6 边 大 劳 (注43：原文爲墨丁，疑作「關」字)

以上內閣文庫藏本第三册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

3b. 1 張待詔隨後■入來，

308. 1

195. 14 随后 (注9：原字爲墨丁，當是「跟」字)

錯認屍

- 1a. 6 在城衆安橋北首觀■■，■一箇商人，
339. 6 音庵 有
213. 1 衆 橋 觀 (注3：上二字原文爲墨丁，通信作「音菴」，下並有「相近」
二字。注4：此字原文亦爲墨丁，通言作「有」)
- 1a. 9 小字■秀。
339. 9 玉
213. 3 玉 (注5：「玉」字原爲墨丁，據下文及通言改正)

董永遇仙傳

- 8b. 8 此必是嚴君平老子■舌教你來。
390. 8
243. 1 (注11：原爲墨丁，應是「饒」字)

戒指兒記

- 4a. 10 將時樣新■曲調，
401. 10 詞
248. 5 將時样 (注90：原爲墨丁，小說作「詞」)
- 4a. 11 舉目見个侍女自■而至，
401. 11 外
248. 6 举 箇 (注92：原爲墨丁，當爲「外」字)

以上《雨窗集上》

死生交范張鷄黍

- 6b. 10~11 這兩行都爲墨丁
452. 10~11 據《古今小說》補
283. 5 ……… (注70：原書此下空六行，無祭文。(以下略))
- 7a. 1~4 這四行都爲空白
453. 1~4 據《古今小說》補

283. 5 ………

7a. 9 具衣冠营葬於巨卿■中，

453. 9

283. 9 于 (注79：此字原爲墨丁，小説作「墓」)

7b. 2 官□□□□卿。

454. 2

283. 12 (注83：以上四字，原爲缺文，小説作「鴻臚寺」)

7b. 7 山問■■■

454. 7

283. 16 (注87：上三字原爲墨丁)

以上《欽枕集上》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

2a. 2 列■十二人，

457. 2

289. 1 (注4：上一字原爲墨丁)

2a. 2 左押班■■■，■■■押班孫臧

457. 2 白起 右

289. 2 孙 (注5：上二字原缺，應是「白起」二字。注6：上一字原缺，當是「右」字)

2a. 2 ■■■准奏，

457. 2

289. 3 (注7：上二字原缺)

2a. 3 未嘗■缺。

457. 3

289. 4 (注8：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或」或「有」字)

- 2a. 7 太祖聽講周齊太公用兵■之法，
457. 7
289. 8 听 齐 (注11：上一字原爲墨丁)
- 2a. 9 已下■官亦皆拜。
457. 9
289. 9 (注15：上一字原爲墨丁，疑是「百」字)
- 2a. 10 ■祖策玉塵斧，
457. 10 太
289. 11 (注17：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太」字)
- 2a. 11 奉將■起也。
457. 11 白
289. 11 (注19：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白」字)
- 2b. 6 真宗■詔史官講前代名臣▲傳，(▲處字迹不清)
458. 6 外
290. 3 眞 列 (注23：上一字原爲墨丁)
- 2b. 9 家■事，豈問大臣。
458. 9
290. 6 (注24：上一字原爲墨丁)
- 3a. 4 此二人亦英傑■，
459. 4
290. 9 (注28：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也」字)
- 3b. 1 真■雲中勞軍。
460. 1
290. 15 眞 云 (注32：上一字原爲墨丁，疑是「往」字)
- 3b. 2 隨即換管軍■自交割金帛，

460. 2

290. 16 随卽 (注34：上一字原爲墨丁)

4a. 7 又■宗正卿劉禮引軍三萬，

461. 7 令

291. 13 刘礼 万 (注40：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会」字)

5a. 6 再■遠出。

463. 6 不

292. 12 远 (注47：上一字原爲墨丁，疑是「不」字)

5b. 3 卿於何年■仕。

464. 3 出

293. 3 于 (注49：上一字原爲墨丁，疑是「入」字)

5b. 4 歷事凡四十年■。

464. 4 矣

293. 4 (注50：上一字原爲墨丁，疑是「矣」字)

5b. 10 馮唐再拜於■。

464. 10 地

293. 7 于 (注55：上一字原爲墨丁)

6b. 10 西拒■秦，

466. 10 強

294. 8 (注59：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強」字)

6b. 10 ■儋林，

466. 1 滅

294. 8 (注61：上一字原爲墨丁，當是「滅」字。注62：當作「澹」字)

8a. 6 ■■部軍出陣先，

469. 6

295.13 (注67：上二字原爲墨丁)

夔関姚卞吊諸葛

6a. 3 □賜教益，

493. 3

309.14 (注33：此處原爲缺文)

8a.11 壽□□□，無病而卒。

497.11

312. 4 寿 无 (注50：以上三字，原爲缺文)

雪川蕭琛貶霸王

2a. 8 座間陰風颯■，

501. 8

314.16 (注13：此字原爲墨丁，應作「颯」字)

以上《欵枕集下》

注

- (1) 阿英《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原載《小說閒談》（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現見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附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重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阿部泰記《翡翠軒殘本考》，見《中國文學論集》14（福岡，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1985）
- (2) 譚正璧《宋元話本存佚綜考》、《宋人小說話本名目內容考》、《寶文堂藏宋元明人話本考》，見《話本與古劇》（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重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 關於故事內容與小說文本之分，參閱Gérard Genette, “Discours du récit”, *Figures III*, Paris: Seuil, 1972. 英譯本: *Narrative Discourse*, tr. Jane E. Lew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日譯本: 花輪光・和泉涼一譯《物語のディスクール》（東京：書肆風の薔薇，1985。第二次印刷，東京：水聲社，1991）。漢譯本：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未見）。熱奈特提倡的histoire/récit/narration之分是敘述學的最基本概念。
- (4) 原文爲日文，《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說』をめぐって——『寶文堂書目』著録話本小說の再検討》，見《東方學》第85輯（東京：東方學會，1993）
- (5) 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以上爲現藏書目）並《增訂四庫簡明日錄標注》所著錄，得知《路史》曾有清平山堂刊本。

- (6) 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以上為現藏書目）並《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所著錄。
- (7) 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以上為現藏書目）並《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所著錄。
- (8) 據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所著錄。
- (9) 據《彙刻書目初編》（東北大學圖書館所藏嘉慶四年序刊本）。參閱戴望舒《跋兩窗欵枕集》，見《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57頁。
- (10) 據《明代版刻綜錄》所著錄。
- (11) 據馬廉《影印天一閣舊藏兩窗集欵枕集序》所著錄。見注（13）。
- (12) 據《明代版刻綜錄》所著錄。
- (13) 馬廉《影印天一閣舊藏兩窗集欵枕集序》，初出於1934年。現見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附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重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4) “二十一篇”當為“二十四篇”之誤。
- (15) 黃永年《記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見《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9～110頁，注7。
- (16) 長澤規矩也《安井先生頌壽記念書誌學論考》第四篇戲曲小說考 第二章「清平山堂」「熊龍峯」刊行的話本に就いて，現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141～142頁。初出時題為《京本通俗小說と清平山堂》，見《東洋學報》第17卷（東京：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1928-1929）。
- (17) 從行款可分成下面三種：11行22字共有十九篇，11行21字共有六篇，10行24字共有兩篇。
- (18) 6葉a面“潘松”，同b面“腿”、“救”（或“放”），7葉a面“却”、“紅”字等。
- (19) 《簡帖和尚》5葉a面5行，《西湖三塔記》6葉b面1行，《風月瑞仙亭》3葉b面5行、4葉a面1行，《藍橋記》2葉b面1行，《洛陽三怪記》1葉b面2行、3葉b面1行、4葉a面2行、5葉a面4行、同5行、同8行、8葉a面7行有其例子。《洛陽三怪記》3葉a面2行有在兩字字格上豎着刻三字的例子。
- (20) ○ 最早的話本集，即集合許多篇薄帙單行的話本而匯刻之者，據今所知，當為明代嘉靖中洪楨所編印的《清平山堂話本》。（中略）又其話本，每篇各自起迄，並無編制，似為隨得隨刊之書。這明明是最原始的一個話本集子的式樣。（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初寫於1931年，後收錄於《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現見《西諦書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128～129頁，或《鄭振鐸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335頁。）
- 《清平山堂話本》的版式有幾個特點：一，每篇自為起訖，不相連屬；二，版框大小，字體精粗，參差不一；三，不分卷次。這說明當時多系單篇，隨刊隨印，後來才匯合成一個集子的。（胡士鑿《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495頁）
- (21) 金文京《『元刊雜劇三十種』序說》，《未名》第3號，（神戶：中文研究會，1983）54～55頁。寧希元也提到過同一現象，但沒跟原本的破損聯系起來解釋。
- 比較麻煩的，還有文字待勘符號的辨認。唐五代以來，多寫作“卜”，謂之“卜致”（《愛日齋叢鈔》引趙景文說）。《元刊雜劇三十種》中，本來就含有一部份待校本，原抄者於文字有疑誤之處，多塗去誤字，旁注符號作“卜”，以便日後據別本校改。可能是書坊主人牟利心切，急於出書，

- 偷省了這步工作，草率開雕。結果刻工不識，多誤改爲“人”字或“一”字，竄入正文。僅《老生兒》、《鐵拐李》、《范張鷄黍》、《替殺妻》、《小張屠》五劇，這類錯誤，即不下一百餘處。（中略）這種誤改文字待勘符號的情況，鄭騫先生也有所察覺。故云：“此刊本每以人字或一字代任何字”，惜未深究，故所正不多。（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15～16頁）
- (22) 魯迅《中國小說史稿》第十二篇宋之話本，現見《魯迅全集》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12頁。初出於1923年。
- (23) 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現見《西諦書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123頁，或《鄭振鐸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331頁。
- (24)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130頁。
- (25) 《十大古典白話短篇小說》叢書中的一冊《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的“出版說明”說：
- 明嘉靖中洪楨編刊的《清平山堂話本》是幾種收刻宋元明初話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種，所錄除個別篇章爲明人所作外，大多爲宋元話本的原始形態。（1頁）
 - 《詞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清平山堂話本”條目也說：
 - 書中所收話本，（中略）但大都照錄原文，未加修改，保存了話本的本來面目。（1823頁）
- (26)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說：
- 《清平山堂話本》二十九篇中，爲《寶文堂書目》所著錄的達二十四篇之多。大概晁氏所藏，一部分即爲洪氏所刊。晁目中篇名無“記”字者凡五篇，洪刊則悉已有之，當爲刊刻所加，可證晁藏多原本。（495頁）
- (27) 《全像古今小說》（東京：ゆまに書房，1985，據內閣文庫藏天許齋藏板刊本影印）綾1葉b面～2葉a面。影印本上的缺字據《古今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排印本）補充。
- (28) 據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濟南：齊魯出版社，1990）1056頁。較普及的排印本《今古奇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刪掉了序文。
- (29) 《七修類藁》（東北大學所藏光緒六年廣州翰墨園重刊本）卷二十二，8葉b面。
- (30) 參閱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四章說話的家數。
- (31) 顧元慶的卒年，參閱台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1978年再版本影印）。據陳善《七修統稿序》言，嘉靖45年，郎瑛是八十歲。
- (32) 增田涉「話本」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通説（あるいは定説）への疑問，《人文研究》第16卷第5號（大阪：大阪市立大學文學會，1965）24～25頁。該文有漢譯：《論“話本”一詞的定義》，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三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49～62頁（未見）。
- (33)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159～161頁。
- (34) 《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180頁。這是劉蕤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的“話本”條目的記述。但同一書上的“宋元話本”條目的解釋還保留着“宋元時代說話藝人演講故事所用的底本”這種看法，觀點自相矛盾。
- (35) 金文京《鑑賞中國の古典23 中國小說選》（東京：角川書店，1989）27頁。
- (36) 周楞伽箋注《綠窗新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前言，1～2頁。
- (37) 小松謙《內府系諸本考》，見《田中謙二博士頌壽記念中國古典戲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91）。

- (38) 金文京『元刊雜劇三十種』序説，《未名》第3號，（神戸：中文研究會，1983）59頁。
- (39) 小松謙《内府系諸本考》128頁。
- (40) 金文京『元刊雜劇三十種』序説》63～66頁。
- (41) 小松謙《内府系諸本考》136～137頁。
- (42) 小松謙《内府系諸本考》150頁。
- (43) 原始白話文的產生源於特定的實際用途及記錄方式。《祖堂集》、《朱子語錄》等儒釋語錄有必要忠實記錄師弟之間的問答，而許衡的《大學要略》、《大學直解》、《中庸直解》（見《許文正公遺書》）是他給皇帝用口語講解經典的講義。《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是朝鮮人學習漢語時用的會話讀本。這些宋元原始白話文獻並不是用已有的現成白話文書寫的，它是爲了某種目的而開發的最具實用性的表現形式。
- (44) 平田昌司《紙と印刷からみた漢語史斷代》，見《山口大學文學會志》39（山口：山口大學文學會，1988）。清水茂《中國目錄學》（東京：筑摩書房，1991）。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見《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0卷特輯号1（廣島：廣島大學文學部，1991）
- (45) 鄭振鐸《中國小說史料序》，現見《鄭振鐸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201～202頁。
- (46) 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重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校點凡例一”1頁。
- (47) 佐藤晴彦《互いに補い合う〈清平山堂話本〉の排印本と影印本》，見《東方》96（東京，東方書店，1989.3）。他在《近代漢語研究の基本問題——中國舊小説，戲曲を資料として》（見《外國學研究》22，神戸：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所，1991）一文中更廣泛地提到文獻資料的問題。
- (48) 參閱拙文《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説』をめぐる——『寶文堂書目』著録話本小説の再検討》106～107頁。
- (49) 熊龍峯刊本利用日本内閣文庫藏本。有排印本：王古魯校注《熊龍峯四種小説》（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0) 參閱《國色天香》（《古本小説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刊行年記載，據明萬曆25年萬卷樓重鐫本影印）卷8，21葉b面上層。有排印本：杜維沫、王麗娜校點《國色天香》（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據清益善堂刻本排印）263頁。

本研究得到了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獎勵研究（A）的援助。

（本稿は文部省科学研究費奨励研究（A）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話本小説と白話文の起源について

——『六十家小説』の版本上の特徴を手かがりとして——

中里見 敬

筆者は、拙稿「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説』をめぐって——『宝文堂書目』著録話本小説の再検討」（『東方学』85, 1994. 1）において、従来宋元時代の話本が著録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宝文堂書目』の記録は、実は明嘉靖年間刊行の『六十家小説』を中心とする同時代の小説であることを論証した。本稿は、前稿の結論を承けて、『六十家小説』のテキストは何に由来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を、残されたテキストの版本上の特徴を手かがりとして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宋元話本の存在が目録学的に否定された以上、現存最古の話本小説集『六十家小説』の由来を考察することは、すなわち話本小説および白話文の起源を探ることにほかならない。

まず前稿の要点を整理したうえで、第2章では『六十家小説』各篇の冒頭・行款・版心などの版式、および墨丁といった版本上の特徴を考察した。その結果、行款と魚尾の有無において明らかな差異を示す「風月瑞仙亭」「洛陽三怪記」の二篇は、清平山堂の刊刻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さらに、冒頭部分の体裁の異なる「西湖三塔記」「風月相思」も他の諸篇とは来歴を異にする可能性がある。一方、影印本で確認できる27篇のうち、17篇までに墨丁（または空白）が見られる事実は、『六十家小説』が何らかの原本に基づく重刻本であり、原本の不鮮明な箇所が墨丁となったことを示唆する。

以上の考察を承けて、第3章では「話本＝説話人の底本」という通説を、近人および明人の「話本」観・「話本」の語義・出版形態の三点から再検討した。さらに第4章では、元雜劇の白、すなわち台詞は、上演時のものではなくて、明代になって付加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取り上げて、宋元時代に白話文が完成していたことは考え難く、むしろ話本小説の成立と白話文の形成は並行的、同時進行的だと考えるべきことを述べた。

なお、現在流布している文学古籍刊行社の影印本には種々の改竄が施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削除された版心の状況は『六十家小説』版面特徴一覧表において、また文字に改められた墨丁は附録『六十家小説』墨丁一覧表において、それぞれ底本の状況を回復した。